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十四

五經論

總論

古之治足以為經不待經以為治後世待經以為治而其治未能出於經其事宏大廣遠非一人之故一日之力而儒者欲以簡易言之此所以謾然而莫得其統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於器數其

變通在於事物其紀綱倫類律度曲折莫不有義在於宗廟朝廷州閭鄉井之間其敎民周流登降會通感應之節而誦說其所以然之意使之自得於心而有餘於身以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在於望官其波頽風靡而天下之人無不根於性命閑於道德而習於死生之變其治之若此至於承弊改法聖人繼出損益文質先後迭施治有異而不相廢道有同而不相襲故其言語文字或始之以陳其義或終之

以紀其成言與事遷書與世易蓋皆可以為經而當時之天下不待是以為治周室既衰聖王不作制治之器喪失而不存或其器僅存而其數廢缺而不明民之耳目無所聞見心無所正而其上下始習為鄙詐戾虐之行風俗日以慠惡而相趨於亂孔子哀先王之道將遂湮没而不可攷而自傷其莫能救也迹其聖賢憂世之勤勞而驗其成敗因革之故知其言語文字之具者猶足為訓於天下也於是定為易詩

書春秋之文推明禮樂之器數而黜其所不合者又為之論述其大意使其徒相與宗之以遺後之人然猶曰如有用我者其為東周蓋經者所以載治而非以為治也其後卒以大亂戰國吞滅秦漢崛興天下蕩然不復堯舜三代之舊其後學者無所依據於是始皆求之於書而孔氏之經遂行於天下故儀封人見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孔子亦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豈非天哉自是以來句斷章解補緝壞

爛歷世數十而不能相一蓋至今百有餘年之間豪傑之士相因而起始能推明其說務合堯舜三代之舊以無失於孔氏之遺意蓋自伏羲至於孔氏而道始存於經自孔氏至於今而經始明有能施之於治殆庶幾乎會之於心驗之於物其行之以誠其裁之以義其聚為仁其散為禮本末並舉幽顯一致卓乎其不可易也雖然將即是經以求其制度器數之等而盡復堯舜之舊歟則其世遠矣其事往矣迂晤而不明牽合而難通而

天下病矣夫不必求之堯舜三代則將節文而自為之歟則内顧自疑而不敢為雖為之而無所折衷則民不從矣然則姑守其所聞以為如是而足以治歟則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無攷於器者其道不化論高而實違是又不可也徘徊旁徨久而不得定歟則好為異論以敗經者將遂出其間矣是又不可以不懼也噫世無聖人而天下之所恃以為治者是經之空言而已以其未能出於經也是以治亂之效無以異於前世其難齊之

俗致變之由或反甚焉夫擬天地之變化觀治道之離合如此其大也及其經之明如此其難也世之君子可以即其故而深思矣

詩（此篇論詩言周最詳）

夏商遠矣書籍所載存其大畧而其詳不可得而言矣詳而可言者莫如周言周之最詳者莫如詩夫人之治始於艱難而成於積累（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及其天命既集極盛而太平（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既醉太平也）至

於始衰而復興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遂微而不振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作是詩也與其後世嘗更塗炭之民憂傷悲怨思慕其道而不可復得者皆見於詠歌而極於形容故夫學者於周之治有以考見其次第難易雖遠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詩也詩之興尚矣夏商以前皆磨滅而不傳豈其所以為之者至周人而後能歟夫形於天地之間者物也皆一而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聽之不失其所以

一者物之理也堅凝紛錯逃遁隱伏無不釋然而解悠然而遇者由其理而不可亂也是故古之聖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於物絪緼茫昧將形將生陰陽晦明風雨霜露或始或卒山川草木形著茂長高飛之翼蟄居之蟲四時之迭至聲氣之感觸華實榮耀銷落枯槁動於思慮接於耳目無不言也旁取廣喻有正有反比次抑揚反覆細繹大關於政化下於鄙俚其言無不到也當其抽辭涵意欲語而未出發

舒情性若止而不窮蓋其精之至也夫言語不通嗜慾不齊風俗不同而世之先後亦大異矣聽其言也而文不能違焉此足以見其心之無不合也然後均以律呂諫以官師金石震蕩節奏繁興羽旄干戚弦匏簫管被服袞黼拜起揖遜以祭以宴而相與樂乎其中於是神祇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孫協其明福祿盛滿橫暢旁浹充塞宇宙薰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後世言周之治為詳最者以其詩見之然則非周人能為詩蓋詩之道

至於周而後備也夫王道之始自盛而入衰則天下之
心始自親而入怨蓋幽厲以來忽亡天下無以整齊諸
侯而一其民其勢如氷合而忽解雲附而忽散刀鋸斧
鉞如林而起同壤異制而權衡小數始出於政令之中
矣然猶深原憤發能思其先君祖考之舊以寛意敢忘
而不敢叛敢怨而不敢怒嗚呼仇者親之對也逆者順
之資也茍未至於不可以悔而或可以收者則皆眷然
而不忍慨然而有欲為者矣然則於其周人之治不獨

以其極盛者而言之蓋其衰而猶若此也至於削滅潰壞亡失其舊而不可復考然後泯然而不作矣然則詩亡然後春秋作豈不信哉雖離騷詩之變也（史記屈原為上官大夫讒王怒而疏之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雖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賦詩之流也（選皇甫謐三都賦序子夏序詩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異體雜出與時轉徙又下而為俳優里巷之辭然後詩之類也寛閒平易之心必習為怨懟無聊之言莊誠恭敬之意必變為侮笑戲狎之情此詩之失也夫古

之為詩也求以治之後之為詩也求以亂之然則豈惟
其見周之詳又以知後世之不能為周之盛極而不可
及也

書

此篇論常心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何謂常心父母之於子
也無不用其情言不意索而傳事不逆慮而知竭力而
不為父者不告其人者必以告其子此之謂常心其於
人也不然以外之不常喪其所常矣夫天地之常而得

之於物也不後而將不先而逆喜怒哀樂稱事之當然而不為過見之者疑乎拙其於庶物也無窮聖人得是心也奉而行之用其厚去其薄用其朴去其巧用其不知去其知廟堂之謀其於野人必忠告而求聞焉天地不能違鬼神不能間復合而為一是故哀憐慘怛保衛刑政以救其民而復其常令夫外乎人之思慮而不出於所則知者其事文以深其謀密以巧伏於潛淵之下而動於九天之上使其卒然莫得其所從事亦其心之

放也謂之非常故亂生於非常不祥莫大焉蓋自秦漢以來儒者爭言唐虞三代之事其化功流行而風俗純美天文地理之極莫不順序至於自言其一代之治則何其淺陋鄙野而不足愛其君者往往誘使致焉而其君亦皆愧恥其意不敢庶幾其萬一蓋將從而不能及也夫聖人之道其有遏絕於後世固若是之遠者何耶昔者孔子序書録上古之帝王於其興事造業布政出令以經理天下之際始於受禪終於征伐已略盡矣堯典

昔在帝堯將遜于位遜于虞舜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厥績三載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湯誓伊尹相湯伐桀泰誓武王伐商

今其存者其智謀非有以出於人也其行事非有矜於衆也以天為不可不敬以民為不可不畏以已為不可任以諫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心而處其中如是而已矣先事而憂已事而思天下皆安而聖人自危其防慮畏謹有家人父子所不能知是故智者以為愚勇者以為怯辯者以為訥聖人

之常心獨守而不失此其所以為大也穆王始喪其常心周行天下上崑崙涉瑤水以觀天地之所極車馬不足以給其役貨財不足以充其求〔列周穆王篇穆王遊化人之宮大悅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至於邈然衰耄始為祥刑之書以命呂侯蓋其意悲哀焉〔呂刑篇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云云監于茲祥刑〕秦繆公過周襲鄭千里用兵以貪得國之功怒其臣蹇叔以為悖繆而無智既而敗師囚將無隻輪匹馬之返復班

其悔過之意誓於羣臣秦誓篇穆公以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公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左傳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三十三年敗秦師于崤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高唐邁濟河焚舟賦苟孟明之載戰也前空山內塡平地血流四馬隻輪蕩然不收夫二繆皆好異者也及其既老而悔復其常心而孔子猶有録焉又況於其能常而勿失者乎悲夫無惑乎後世之極言於帝王之盛而終以不能致者也夫敎不至者殺

養不足者剝仁不足者斷令也喪其常心而君臣上下相飾以智相鬭以巧愈出而愈奇愈用而愈疑蓋自秦漢魏晉隋唐之君務為非常不測之智以愚其民抗焉而為之上方合而遽散幾得而復失而欲以空心庶幾於唐虞三代之治是猶桀之譽堯北行而求其越也豈不悖哉夫反常以合常以其心求帝王之心其為易而無難也然且自愧其不能為自恕其不得為使天下之民欲被父母之化終不可得而以聖人不復起於後世

者感矣

易

此篇論聖人以道易天下

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聖人有以用天下之道而名之以為易易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遷革流行變化不常其所天地之至數也聖人已見之矣是故以道易天下而不待其所自易逆其端萌察其逆順而與之終始自有天地生民以來至於成周之衰雖帝王異號更易不一而未嘗有大變極亂如後世之酷者聖人迭起

而能以道易天下故也嗚呼自秦漢而下者何其禍亂之酷耶彼惟無聖人不能以道易天下而聽其自易天地之數與人心之不肖適相尋於無窮是以潰散而不可支故夫聖人推為仁義禮樂制為生殺賞罰作為宮室器用序為尊卑名品文字以通其心志權衡以一其偏私舉皆歸之於易而文王孔子立於憂患之世有以見天下之情而懼其不能知則又重之以示其變繫之而存乎辭而易之為書備矣係辭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

矣係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書之未備也易存乎道見道者足以為易書之既備也易存乎書天下即其書而觀之易書備而易始窮矣測之以象數別之以筮占離析其卦爻而推之以於事物之故辨智幾殫而不得其毫芒於是陰陽律歷曲學小數時日下俚之說與夫素隱行怪窺測異端恢絕不倫之士埋伏於山林草野之間者皆有以自託於易故後世以易為幽遠難通之書其上下出入鬼神恍惚不可窮詰而無以為用於天下嗟夫聖人非

不知卒之至於此而猶為之豈其亦有所不得已者耶夫循其本而至其末由聖人之作易而至於天下之人能讀易之書則其卒之如此亦何足恠也是故莫若反其本而論之曰卦曰彖曰象曰爻此其所以為易而天下後世之所共知者也係辭上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然至於求之而莫得其當夫天地水火雷風山澤此八物者一氣之所役陰陽之所分其始為造其卒為化而聖人不知其所由來者也因其相摩相盪鼓舞闔闢設而兩之

而義理生焉故曰卦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是故有亨有否有行有止而人則配之後有聖人焉推而明之故夫彖者所以推明其義理之所從生而全其為是卦之意者也象者所以言其為得是卦者也而聖人君子先王後帝雜取而用之以之修身以之應物而無所不合夫因八卦而兩之而後有義義立而後有用然後聖人之所以察天地陰陽而擬其身者矣是故曰神曰變無思無為而神明

其德者皆其勢之當然而非有獨異於人也係上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故君子之用易莫切於象爻者所以備一卦之事者也有卦則有易有易則有太極太極立而終始具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同上因而兩之而變生焉故兩者所以明變而六者所以為兩也夫因是四者而求之而聖人之道與易之用書未知孰離也然後其所

以用是道者可復見矣然則其所以為易者何也夫孔子則既言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又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謂之神嗚呼思過半矣

周禮

此篇論其言說未具

先王之治不見於後世德淺功薄而俗化陋儒者為之

慼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於必行則皆求之於經於易所以見其載道之用者也於書所以見帝王之處天下者也於詩所以見其天下之處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者所以禁其為非而反之於道以明其必不可違天下之大義而獨任其私慾者也夫苟為得道之用而又知其君臣上下相為報施之心以折之於是非予奪之際是足以易後世之治為先王之治而無難矣然而尤未能盡信者以其說之未具也蓋周禮六卿之

書言周公之爲周至於建國設官井田兵法興利防患器械工巧之術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補上世之未備而後世不可復加者其先後可見而本末可言也於是儒者莫不爲之欣然自喜以爲可以必行而無疑也雖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於後世謏聞寡見之君因遂以爲經爲不可盡信者其必自是書始矣夫其說之未具也是誠若不可行焉吾其待其具而行之何哉工之爲器也得規矩而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圓可

窊可楷者皆規矩之類也故法存於心巧形於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盡待其法而盡用其巧者也有賤工焉執三代之器而用今之材閉戶而模之出戶而視諸人人不能識也則強之而莫之就售是其材非不美也今夫周禮之書嘗一用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於亂孔子之於經也微見先王之意而不盡載其所以為之之說其告門人弟子與其當時之人所以問之政事詳矣若曰修身以應變酌古以御今然後繼周者百世可知

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奈何取其說之具者而徒加之後世哉且又有大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治天下者必辨其內外小大之序而設施其繁簡詳略之宜三代之時自漢淮以南皆棄而不有方天下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小大之國千餘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頒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會貢賦賢能之士入於王都此特其大者也而其生殺廢置猶不為小者天子皆不與焉而天

子之自治者亦斷然如一國不能過漢之數郡又有聖賢而為之臣皆久於其官而不去其為地狹為民寡而治之者衆始之以勤終之以無倦行之以誠故其米鹽繁密無所不盡而宮内之隱可以悉有之書而無所愧蓋其自治者至則諸侯之効上也捷輔相之尊通行於四海而教率之而天子又為之廵狩其國以一道德同風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設教言下觀而化也令也包夷貊之外以為域破天下之諸

侯以為郡縣事雖豪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而無聖賢為之臣不能久於官而遽去而又有苟簡詐偽之心生焉乃欲其米鹽委靡無所不盡以求合於周禮之書而又易其大者將以縱井田封建之舊此其論所以髙而難行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夫因今之地用今之民以周公為之其必有處此矣然則讀是書者深思而徐考之可也

春秋 此篇論聖人之終事

春秋道之極也聖人之終事也天地之大義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賓主之交其尤精者上通於陰陽旁通於無間古之聖人其必有合是而出是者矣其於治人也止惡而進善有不同焉止之於心而不行之於事人不見其自治之迹而已不多其能自治之功是雖聖人不能加焉有已則有私有私則有欲而既行之於事矣然而知仁義禮樂之勝己也折而從之則聖人之治之也佚是其次也仁義禮樂有不能勝則聖人之治

也始勞矣然而聞人之非己也必以為懼聞人之是己也必以為喜是故因其所喜懼而治之是又其次也是己不喜非己不見不喜者自棄也不可者自暴也宜何以治之而察其情也其必不為善則慕夫賞其必為不善則畏夫罰聖人之治人至是止矣嗚呼使其止於是而天下惟吾之所治則春秋何獨為而書止於此有人焉不惟無所喜懼而欲自為是非不惟無所畏慕而欲自為賞罰其視天下也眊眊焉而期乎亂是又不幸當

王道之衰是非不公而賞罰不行聖人以為令不能治
也不若揭而示之於無窮嗟夫彼何人也以一時之得
而易無窮之名故夫春秋之所為作者所以治夫仁義
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雖然慕無窮之名而
為善畏無窮之名而不畏惡此猶天下之中人也其所
以率為而莫或制者豈其真無所畏而然耶曰逆理敗
道不自列於人類者皆其欲之流也至於定則未有不
反其本矣故崔杼能為弑君而不能殺其書已之史官

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豹隸也奮於一攻難以求除其册書之惡昭公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仲凡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此何吊焉凡天下之惡有未至於杼天下之賊有未至於豹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罰之所不能革堯舜三代之治雖不復行而是書猶有所勸也是故由孔氏以來二千餘載易詩書之道未明也其用於當世以為援據折衷者春秋而已故曰春秋者道之極聖人之終事也嗚呼無仁義禮樂無是非賞罰以區區之書禁天下之惡而

歸之於善聖人之用法已嚴矣而學者又以嚴求之則人情之所不能堪其弊必至於盡弃其書而天下大亂而不可救此則學為春秋者之過也雖然無責焉已耳彼無聖人之心而用春秋之法則責備者以為疵而明微者以為訐矣是故從其三而觀之一曰情二曰勢三曰理人之為不善其心有不自得於中者也人之施已也不以道而後已之報物也不可反聖人獨有察焉是之謂情迫於不可止動於不能已强有加於弱小有屈

於大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是之謂勢夫如是則宜若無罪焉可也雖然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為子（書大禹謨舜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為臣（史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之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為奴）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為國（孟唯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何耶是未之思也是之謂理察其情因其勢斷之於理而春秋始可得而言矣不以情不以勢其心不厭

然而服我則誰肯自負於空言之理哉嗚呼是道之極

而聖人之終事也

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十四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十五

進論四篇

葉適

外論一

此篇論待夷狄之道於上

臣為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為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得夷狄義也中國為中國夷狄為夷狄名也二者為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

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為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為容不幸溺没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前匈奴傳嚴尤書曰匈奴為害從來久矣未聞前世有必征者也後世三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通鑑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首庶幾可雪前恥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

御戎無上策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蓋非上策乎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别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玁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前匈奴傳序云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葷鬻居于北邊

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以化為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無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

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前匈奴傳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與諸夏為敵國時漢初定徙韓信於代郡馬邑信降匈奴匈奴引兵南侵太原至晉陽高帝自將兵擊之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强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摯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愛女以壻之同上以金繒子女與匈奴和親使之為壻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

而絳灌之為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梃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為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

賈誼上疏天下之勢方倒垂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令匈奴侵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垂如此莫之能解臣切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

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為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

本贊誼欲

典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賈誼書云謂愛之狀好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以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盛食珍味以壞其口音樂婦人以壞其耳高堂邃宇倉廩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郡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强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首開兵端志在誅翦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

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為與大國義兼
兄弟當來役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
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真使不得逞彼
知大國為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
取幽國故地以為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
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為不義是
以不用而信義之不知此其所以為中國者本不以夷
狄之無而廢也夫無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

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為和而亦不與之為怨是故無以畀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為無名夫壯地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畜而執事者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恥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歡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紹興高宗朝）至於廢逐大臣誅殺名將盡黜異正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一旦聞其敗約始舉不

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為一絶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為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戰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内愧竊嘆而不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自備益踈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内治已足則所謂求和親之利

者為保全邊民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為比使其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崛起强暴而據吾大半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為天祚盛極將亡它人出而有之和而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馴養契丹使不敢桀傲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遼也遠者五六年

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十數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以諭緜灌之徒

賈誼上疏陳政事其大畧曰臣切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其他背理而

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
正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令積薪盡為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免而坐待
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諭之也以臣計之一
戰之可畏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為猶未
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
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
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聞其始而臣安敢詳

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深淺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為正義而明和親之决不可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

此篇論用兵必有先勝之形

羣臣雖不敢勸言兵事知陛下意欲有所發久矣復仇之義四十年不舉過已在前矣一日之舉難以嘗敵非百全必勝不可為也今一日而驟舉之與嘗敵而無異

此羣臣所以不敢言也雖然不敢言何益豈若相與善
謀乎七年之前始命使祈請於敵當時舉朝以為非計
其後三年又議進書事敵嘗馳一介來未見答我復遣
使敵亦未測吾意所在此三者皆足以開隙於邊然而
卒不聞有他釁以此策之尚未動也或者內有難不暇
與吾角或者上下畏兵苟欲無事或者不肯先發坐觀
吾變是皆不足為憂然陛下昨必為是何也豈非以為
兵惡無名思所以致之乎吾用兵之名若雷霆久蟄藏

而不震一日可用即用耳何憂無名而必為是乎臣以為過矣夫苟惡其無名則是未能知用兵之名直論彼我强弱之勢耳此其勝負未可知也吾有必勝之名又有必勝之實而患不為其所必勝者譬若尋常姑以力相搏而已此則可畏也臣聞古之善舉事者必有先勝之形使吾之國人曉然自知其所必勝而敵不知若此者勝不然敵見吾之所長亦曉然自知其不可當不必外示損弱若此者亦勝內則吾國未知其必勝外則敵

人不知我為必勝若此者謂之危兵危兵難用噫今日之事豈止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將數萬人乃為勝敵乎以此為勝敵兵鬬禍結未有已也桓温謝安嘗再得中原而無救於晉之衰事見晉載記及晉書本傳今日之兵不五合六并使壯方之勢皆在已雖盡取河南鼓行入京師薦告宗廟修奉陵寢若東無齊西無秦北無趙魏三面猶為界守臣尚不知所終而况止於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将為功乎往日之事是已聚數十萬兵於境上

一破靈壁虹縣遽謂一月三捷既而偏師不利又自謂敗撓因以罷兵為和輕計寡謀不翅如兒戲而謂今日之兵當復然乎豈以多殺人為用兵乎諸葛亮止用梁益故決取秦隴然猶使吳并攻（事見蜀志）今天下中裂四方皆可用事臣不知其為計者果何如也雖然此猶非臣之所必知臣之所必知者陛下用事之勢夫用事之勢必使輕利而易為不使重困而難舉何者夫鷹隼乘風高入於雲漢視禽鳥所在而搏取之駿馬日馳千里過

都越國恍然若無所見此其以輕利捷疾故能勝物若夫爰居腹翮非不大也避風於魯東門而不能去駑馬戴重行才十數里復遇天雨喘息躑躅而不能進此皆困重之勢也唐太宗取天下滅夷狄得輕利易為之勢故兵不難動動必有功兵休事已無復後患而天下卒以平治今日之事實有困重難舉之勢前日責茗飲者數百人為曹偶以抗官軍此不過弓手十將之事一兵官足以制其命矣而猖獗歲餘聲入闕領常罷斥兩帥

選擇使者僅而獲之若此者其可以遇大敵乎使如太宗彼此前後所向必應而無後憂其將能乎祖宗以天下之大困於區區夏人之數州者蓋以上下牽制首尾顧望内外異同困重而難舉也今其勢復然陛下亦自知之矣雖然變困重難舉之意使有輕易為之風者此其事不在兵不在將在朝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已噫是又未可以一二言者也臣所謂先勝之形蓋在此矣

外論四

此篇論淮南北防江形勢

外可以攻內可以守全國也外不可以攻內可以守僅存之國也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不足以守而為固守之勢析強大以就弱小臣不知其說也何謂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今之淮南北是也使吾欲得志於邊非益進深入盡吾境而與之守立萬死百敗之地以示其不可遏之鋒則足以庶幾於有成而況委棄垣墻視為荒閒無用之處而無經營分畫之要乃坐困內地助

虜自攻中外抵掌但以復得故地為言是欲不出戶庭而遥策門外之事者歟何謂不足以守而為固守之勢今之防江是也上流有武昌之兵下流有京口秣陵之兵皆重兵也淮無宿師故恃三鎮為巨防夫以孤江與敵為對則三鎮不得不守今淮南北尚不憂其有失也何必預憂其有失而守江乎善守者四夷左昭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不及矣守其境可也不守其境而守其室兵

甲不在邊而在堂不知令日之所謂守者何名也匹夫小人衣食於千里之外當樽組匕筯之間而能有遠思令處門内之事非必智者而後能也如農夫之自耕其田耳所以耘耨耒耜之日熟矣然且輕重失宜緩急失中首尾顛錯而無據其於天下之大計臣固知其不及也悲夫昔孫氏以謀臣之多將士之勁且精平生百戰之勤欲望淮南尺寸之地而不可得令包兩道而有之方千里十九郡使之塵沙莽然民物凋殘城戍衰弱雖

建立官吏而人有搖心不能自保曾無長久自立之意
徒欲內守江左以為百世不傾之基豈非與古人異謀
哉雖然上則亦知淮之可重矣其所以欲為而輒止者
有二患一則以為嘗與定約無置大兵今且赫然增備
益守勢必來爭或備守不足則未能為益而先有所喪
一則以為既分要害畫守禦必當付之其人禮有所在
則或以成他且藩鎮跋扈之事而臣以為二患者皆非
今日之所當慮且雖使淮上地如今日未置大兵若有

善吏守之雖猝以數萬衆來攻之不能克捨之不敢過也豈有增備益守而先憂其敗者乎夫守吾之要地所以致敵之必爭大事之機蓋見於必爭之日且敵能以虛言空約禁吾不敢守要地又得吾重賂不戰而勝孰甚於此善為國者擇人而已方欲有事安能盡使權不分如文欽諸葛誕固不闕　預亦可乎藥非烏喙無以療吾疾而烏喙之毒亦能殺人則善醫者制之而已以其毒而并廢其藥而吾之疾不可救矣夫今

之所謂繁盛雄富者二浙七閩耳皆區區吳粵僻陋不足較之地强弱成敗之所不在也畧淮而守江守江以安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臣嘗患今世之言國事者不見天下之勢而好無益之謀蓋其形便曲折本非人主之所當盡知徒以紛亂外則失委任將帥之意而內不能為廟堂一定之策嗚呼自隆興以來天下益多言矣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